

镜中像

JING ZHONG XIANG

(美) 海伦·玛克内丝 著
刘 惜 戈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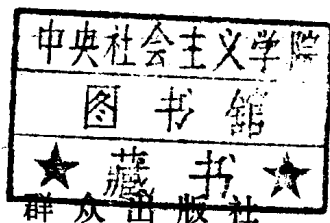
200410974

镜 中 像

(美) 海伦·玛克内丝 著

刘惜戈 译

06701



一九八三年·北京

DM72/18

镜 中 像

(美) 海伦·玛克内丝 著 刘惜戈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270千字

1983年10月第1版 1985年4月山西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294 定价：1.55元

印数：130001—203000册

译者的话

这部小说以贝尔格-英萨洛夫的谍报生涯为线索，描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法、希腊的反间谍人员为保护美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军事基地以及各自的利益，在欧洲大陆和爱琴海岛屿同克格勃特工人员角逐的故事。全书象一面镜子，映出了美苏之间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秘密战的惊心动魄的场面。

作者海伦·玛克内丝出生于苏格兰，其丈夫是一位著名的人文学者。一九三七年后随其丈夫移居美国。她在一九四一年开始在文坛上初露头角，此后写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小说。其作品以写间谍战见长，多取材于从外交、情报界获得的资料，重现某些历史事件，给人以真实感。她的作品在西方颇受欢迎，“镜中像”一书已六次再版。

本书译自德文版，对一些累赘的段落略有删节。限于作者的世界观，书中所表露的某些观点无疑是不可取的。对于这类问题，相信读者能够明辨。

第 一 章

四月的巴黎。寒风骤起，彤云凝聚，细雨濛濛。灰沉沉的暮色，加上这种倒楣的鬼天气，更增添了几分令人郁闷的压抑之感。

约翰·柯雷格心事重重，沿着圣日耳曼大街的人行道向前走着，目光穿过雨幕不停地搜寻。他挺了挺腰，让视线越过前面攒动的人头——找一家象样的咖啡店避避雨。他的高大身躯有一米八左右，器宇轩昂、体态矫健、前额刚劲、双唇紧闭。倘若这张严峻冷漠的面孔能稍加松弛的话，一般来说，会使人觉得他还是温厚可亲的。眉下的那对灰眼睛深沉而机警，乌黑、浓密的头发梳理得平整而洒脱。他肩宽背直、腰板结实、仪表堂堂，迈着重运动员式的步伐，更显得气度不凡。他似乎还很注意收敛这过分雄健的气质，使自己显得更沉稳、矜持一些。嘿！好一个讨人喜欢的美男子！不熟悉他的人总要发出这样的赞叹。而同他相识后，便会逐渐发现他实际上属于内向的那种人，相处得再久一些，对他的看法还会增添新的内容。

他惯于掩饰自己的心思，眼中射出的光彩不过是一种夸耀的方式而已，有时能产生某种作用。然而，当他并没有什么隐私需要掩藏时，这样做就显得过分谨慎和多余了。此刻，他脸上露出了微怒的神色。蠢货！他骂自己——怎么竟把雨衣忘在饭店里！

在这段街上有不少酒馆和咖啡店。有的豪华排场、富丽堂皇；有的陈旧、昏暗、生意冷清。多数饮食店都在门前摆上一排排小桌子，过往行人被挤得只好紧靠马路沿儿走。五点半正是下班时间，街上挤满了人。有的忙着回家，有的赶赴约会，碰上下雨路湿，一个个都显得十分烦躁。人群中有位老者慢腾腾地踱着步，好象是在无目的地闲逛。他欲行又止，后来干脆站住不动了，后面的行人没好气地从他身边硬挤过去。柯雷格正好被这突然出现的障碍阻住去路，闪到人行道边上。他先让过了三个蹦蹦跳跳的女孩子，又让过了一个提着鼓鼓囊囊的购物袋和一大捆芹菜的胖女人，一个口里嘟嘟囔囔的老头儿和两个留胡子的小伙子也乘机挤了过去。接着……妈的，够了！再客气就没完啦！往前走吧。他不满地瞥了那个挡道的“梦游者”一眼。梦游？不，这个人面色苍白，忧心忡忡，看去好象惊魂未定。他那乌黑而深沉的眼睛呆望着柯雷格，但又象根本没有看见他似的。就在这一瞬间，柯雷格忽然觉得这高而宽的前额，尖削的长脸和开始变秃的头顶似曾在哪里见过。“这不是萨斯曼教授吗？”他猛地吃了一惊，不免有些困窘。萨斯曼听到有人用亲切的声音轻轻呼叫自己的名字，从痛苦的沉思中醒来，眼睛顿时明亮了，射出活泼而惊奇的光，但慢慢又变得朦胧了：这是谁呢？

柯雷格后悔了。不该冒昧地打断这位著名的艺术史学者和考古学教授的思绪。走自己的路就得了，说不定教授在巴黎的大街上还能对伊特拉斯坎^①古墓学说有所发展呢！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听过您的课，”他吱唔着，“就是您去伯克利^②的那一年。”突然，他敏捷地一把拉住教授的胳膊——一个瘦小的男人擦身而过，险些把萨斯曼撞到车行道上去。

萨斯曼微笑了，眼睛里又射出热情的光。“哦，我记得您，想起来啦，您是查理，对吗？”

“柯雷格，约翰·柯雷格。”

萨斯曼用急促的声音不耐烦地说：“查理或者柯雷格，很抱歉。我当时没能说服您攻考古学。您很勤奋，选了近代史。是不是？您看，我记得您吧？”他用颤抖的手指抓住柯雷格的手，声音变得有些压抑了。柯雷格还是很窘。他不大轻易动感情，也不轻易接受别人的感情。他尽量很礼貌地把手抽了回来，在这异国的繁华街道上，他有些乱了方寸，但是，总不能让这位年长的学者失望啊。“雨又下起来了，我想，咱们是不是……”

“一块儿去喝几杯。您有时间吗？”萨斯曼用十分急切、恳求的声调说。

柯雷格点了点头。落水者抓住了救生圈，他心中暗想。看来应该请他喝一杯，以尽敬师之道。“如果您不反对的话，咱们往回走几步，道依克斯·玛戈茨酒店离这儿很近。我刚从那儿经过，趁着雨还没下大……”

① 古代意大利西北部人种。——译注

② 美国太平洋沿岸海港城市。——译注

教授轻蔑地耸了耸肩，摇着头说：“人太多，太乱。那边有一家要好得多。”哦，他对巴黎还挺熟悉，柯雷格想着，没有吭声。萨斯曼教授不由分说，挽起他的胳膊转身就走。

“从这儿拐过去就到”，萨斯曼说。“以前我在巴黎居住时常去。大战爆发前我是个流亡者，三十年代，年轻知识分子都喜欢在这家咖啡店聚会。”

褪了色的条纹布阳伞和两排蹩脚的锌皮桌子出现在眼前。教授惊愕而失望地站住了。座位都空着，只有一对情侣：一个留胡子的男人和一个穿束腰大衣的姑娘闷闷不乐地坐在一起。

“到了，”萨斯曼用哲学家式的冷漠口气说。“一切都变了样，什么也没留下。要不，就在外面坐一会儿。”柯雷格思忖着，悄悄做了个鬼脸儿。但愿别拖得太久。窄窄的阳伞撑在肮脏不堪的人行道上，附近很难找到更好的栖身之处了。萨斯曼的情绪还不错，好象又陷入了沉思，但已经没有那种惊恐不安的表情了。他在离圣日耳曼大街二十多米远的地方选了个位置坐下来，柯雷格也挨着他坐下。对面是一条小巷子，路边有几棵细细的，弯曲的秃树。四周的建筑物古老而陈旧，由于城市空气的污染使它们失去了原来的面目。

柯雷格环视四周，目光落在距他们五张桌子以外的那个姑娘身上。她似乎有什么伤心事，嘴唇歪扭着，垂下那美丽的大眼睛，不去注视自己的男伴。该怎么形容那个男子呢？简直是个怪物！就是他给这位娇媚的少女带来了不幸和痛苦。唉，这种人呵，他居然还气鼓鼓地扬着脑袋，大概正指望可怜的姑娘向他送秋波呢。

柯雷格收回目光，要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①。使他感到吃惊的是教授也照样要了一杯威士忌。奇怪吗？柯雷格听他的课长达一年，倾心于他的学识和著作，敬佩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名望，喜欢他的秉性和为人。为得到他的夸奖而欢欣，受他的思想的激励而感奋，但是，对他的私生活和个人爱好却了解得很少。雨珠从阳伞上流下来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柯雷格点燃一支烟，又膘了一眼那个姑娘。她在低语，声音轻得难以分辨她是哪国人。是法国人？还是英国人？毫无疑问，是在对她的男伴说话。那位先生突然一下子提高了嗓门儿，语气很激动。“呵！老天在上，千万别……”他压低了声音，下面的话又听不见了。柯雷格摇了摇头，微微一笑，扭过头来想听听萨斯曼教授对此发表什么尖刻的评论，而教授却只顾一个劲儿地死盯着大街。街上的人已经不那么多了，只有小汽车和公共汽车川流不息地在宽阔的马路上飞驰，犹如受了惊的象群从失火的森林里逃出来一般。萨斯曼的脸上偶尔又流露出紧张的神色——他在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柯雷格挪动了一下椅子，也朝大街望去。萨斯曼连忙说：“不，别往那边看了，他已经走了”，他低声念叨着。“他没有发现咱们。”他的声音轻得好象是在自言自语。

“有人跟踪您？”柯雷格几乎难以相信，忍不住问道。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吧。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要紧了，他没有看见咱们。现在来谈谈正经事儿吧。”

① 这种酒在西方国家属烈性酒。——译注

您来巴黎干什么？因公出差还是寻亲访友？”

“我打算去地中海，路过这里。去意大利和希腊，也许还要去土耳其。如果钱够用的话，还想去一趟特洛伊。”

“噢，我大概得劝您修改一下旅行计划，”萨斯曼得意地说。“您看，从您听我的课到现在已经五年多了。您研究的课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许我记错了？”

不，教授说对了，柯雷格想。他对我并不一定感兴趣，只不过想借跟我聊天驱除心中的烦恼罢了。好吧，往下谈谈，说不定在巴黎的第一夜我还能长点见识呢。他大概用得着我，我何不抓住这个机会，看看他究竟打我什么主意呢？

萨斯曼好一阵苦思。“对，我想起来了！武器禁运。您的学位论文写完了吗？”

柯雷格点了点头，无可奈何地付之一笑。“我并不喜欢这个吸引人的题目。”

“是呵，还是让作家写进他们的历史小说中去吧。您在旅行，还打算写点什么吗？”

“如果顺利的话，”柯雷格觉得自己在顺水推舟，恭维对方。这老头儿真的还记得我，甚至连我的打算都猜出来了。

“还要写武器禁运？啊，不，不——我不是笑话您。这是个很重要的题目！一切与此相关的问题，如对战争结局的判断等等，都必须认真对待。”萨斯曼急忙说。很显然，他的谈吐和感情是真实的，把自己原来想谈的问题却忘在脑后了。

“现在我倒不急于研究战争结局问题，而是探讨战争的发端。战争的起因是争夺通商要道——这才是我现在研究的题目。”

“而且要从特洛伊战争^①写起？”此刻，教授已是满脸堆笑了。“您肯定还在酝酿更多的题目。”

“您真叫人难忘。”柯雷格干笑了一声。他并没有完全承认，但是，毫无疑问，当年为他打开世界史大门的正是这位萨斯曼教授。

“您的大作已经进展到什么阶段了？通商之路、殖民地以及货栈都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应当说，如今的报刊、广播、电视成了扩充权力的新支点……出了什么事？”

“没有什么。”但愿这对教授没有什么，柯雷格心想。最好是他没留意，反应迟钝。刚才柯雷格注视小巷那边时引起了教授的警觉。“我只是想看看雨是不是已经停了。看来，我该走了。”柯雷格搭讪着说。他确实看了看雨是否还在下，但是，同时他还看见小巷的拐角处出现了一个人，缓慢地朝这边走来，望着这家咖啡店，然后一闪身，躲进路边的门洞里了。

“要是叫不到去杜伊勒利的出租汽车的话，咱们现在确实该分手了。看来您很熟悉巴黎，不是吗？这条小路通哪儿？”柯雷格问罢心想，真蠢，何必疑神疑鬼。然而，他依然十分紧张地等待对方回答他那无关紧要的提问。

“通圣日耳曼大街。您在巴黎转上一圈儿就会发现这样的小巷多极了。”萨斯曼打量着柯雷格的法兰绒外套摇了摇头。“在美国时总听人家说，欧洲的春天阳光明媚，连夜晚也很暖和。”教授自己穿的是苏格兰呢上装外面罩着雨衣，还穿了一双橡胶套靴。

^① 希腊盲诗人荷马所著史诗《伊利亚特》中希腊人与特洛伊人进行的十年战争。特洛伊是古代小亚细亚国家特洛阿斯的首府。——译注

“您过去在巴黎住过多久？”

这时，躲在门后的那个人点燃了一支烟。柯雷格觉得不大自在。也许，他不过是站在门洞里避避雨？柯雷格想借威士忌的酒劲儿驱走那些胡思乱想。那个人也许跟萨斯曼一样，有什么不顺心的事罢了。白痴！他再次暗骂自己。

“我是一九三三年从德国逃出来的。先去了罗马，然后又到雅典。一九三六年来到巴黎，定居下来。我完成了第一部著作，跟一个法国女人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一九四〇年……”萨斯曼抬手向前（行纳粹礼），“纳粹占领时期，一个朋友收留了我的老婆和孩子们，给他们弄了假护照，改了名字。而我自己却无法隐藏。”他露出一丝苦笑，柯雷格注意到了他这个细微的表情变化。“我逃到瑞士边境附近，又被抓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因此，朋友，我现在又来到了欧洲，我可以当见证人。在法兰克福时……”

“在特别法庭上？”我的上帝！毫无疑问，萨斯曼是从停尸房逃出来的。“那段痛苦的经历真是不堪回首呵！”

“在劫难逃。我属于那些反抗纳粹暴政的人中极少数的幸存者。”

“也就是反抗那个惩治犹太人的紧急戒严令以及签署这一命令的人吧？”柯雷格用嘲笑的口吻问道。

萨斯曼点了点头。“是的。这种命令只能由最高当局核审颁布。从法律上讲，这是一种糟糕透顶的作法。炮制这个惩戒令，或者至少是应对此负责任的那个人，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曾见过……”他突然停口，呆呆地望着桌面。然后又接着说道：“那个人就葬在柏林的英管区，我去看过他的墓。”他合上了眼睛。“他叫海因里希·贝尔格。”

“是啊，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您将离开巴黎回加利福尼亚去。您觉得伯克利那个城市怎么样？”

那个人还站在门洞里。他在等谁吗？雨差不多已经完全停了。

突然，萨斯曼脸上出现了近乎孩子般的喜悦表情。“我们的家在山岗上，可以俯视宁静的海湾，还能欣赏太平洋日落。我自己有一个小花园——您听说过橙子树在同一时间里又开花又结果吗？”

柯雷格忍不住笑了。

“玫瑰和郁金香也同时开花呢！”

“真没想到，您还是一位热心的园丁呵！”

柯雷格心中暗想：郁金香什么时候开花？天晓得。

“噢，花园由玛丽照料。我从书房的窗户里看着她干活，做些指导。我明天离开巴黎，星期五就能到家啦。”

回家……流亡者终于有了栖身之处。

“要不是玛丽闹着要来的话，我是不会到巴黎来的。总得拜访一下她的亲戚们。我从来没有亏待过她，以至于把她惯得象现在这样愚蠢而自私。今天我能从饭店里溜出来真是万幸，这就是家庭！”说罢连连摇头。他发现柯雷格有些厌倦了，扭头瞅了一眼那对年轻人。“我看他们不象咱们俩谈得这么投机”，萨斯曼说。“肖伯纳说得很对：

青春甜如蜜，吾愿常采摘；

青春醇如酒，吾愿醉不醒。

美好的东西总要付出一些代价才能得到。那姑娘确实很迷

人……”他的话突然噎住，朝远处看了一眼便转身面对着柯雷格。刚才站在门洞里的那个人朝咖啡店走过来了。“咱们该走了吧？要我陪您回饭店去吗？”柯雷格关切地问。那人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他走得很慢。

“不，这等于不打自招。另外，我还想弄清楚，刚才我是不是看错人了。”

“不打自招？”柯雷格大惑不解，有些坐不住了，他发现萨斯曼的目光中重新露出了恐惧的神色。

“如果真是他的话，我会认出来的。也许不是他。”

“您什么时候看见他的？”柯雷格问。

“来圣日耳曼大街之前。我在另一个街角的书亭前买报纸，突然发现他站在我身旁。他在等着我看他。”

“等着您看他？”真是神经病，柯雷格心想。神经过敏！他注视着萨斯曼的脸，产生了某种不舒服的感觉。

“我当时害怕极了。但是，我相信，他并没有觉察到。我想……当时我还能控制自己。我匆匆离开那里，但是没过几分钟，他又跟上来了。”教授几乎是在耳语。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刚才，我看见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在巴黎的大街上游荡。”

缓慢的脚步声停了下来，那个人在附近的一张桌子旁坐下，摘下帽子，甩了甩水，把黑色雨衣的竖领放下、整平。他身材魁梧，显然是个爱好运动的人；年龄在五十岁上下，保养得很好，面色微黑，脸上皱纹不多；特征明显、线条分明，两鬓的头发已经开始花白，目光深沉而显得和善，可以说长得相当漂亮。他以地道的法国派头要了一杯苦艾酒，然后把那对

情侣、萨斯曼和柯雷格挨个儿打量了一番。看上去他很象个检察官、外交家、银行经理之类的人物，或者象个如今很吃得开的工会领导人。他一副功成名就、养尊处优、彬彬有礼、与世无争的样子，起码眼下不会伤害他人。在风雨交加的夜晚，行路人就近进咖啡馆，喝上点什么，不足为奇。此刻，小巷中的行人逐渐多了起来，尽管雨已经停了，却还是不断有人坐到遮阳伞下。

柯雷格的心绪平静了，眼前的一切也恢复了正常。传来一阵说笑声，两位女士在他们的男伴陪同下嘻嘻哈哈地走进咖啡店。那个还在同姑娘闹别扭的倒楣的男子痛苦地朝店门口扫了一眼。又来了两位一边走一边高谈阔论的先生，最后进来的是一个穿着湿透了的束腰风雨衣，长着淡黄色头发的男子。“这小店现在有些生气了，”柯雷格打破了沉默。“看来，咱们来得早了点儿。”

萨斯曼好象在养神。“我又想了一下您的那本书，”他又回到刚才的话题上，似乎是在对他刚才长时间的沉默表示歉意。“这么丰富的内容应分成五卷来写，或者还可以分成更多卷，您已经有了打算。我想，我大概可以为您效点儿劳：我在意大利和希腊还有不少朋友，都是研究出土文物的。他们有的精通历史，有的很懂艺术。要我把他们的地址写给您吗？有机会的话您可以去拜访他们。”

“这对我太有用了。真感谢您……”

“我应该感谢您，”萨斯曼压低声音说。“在学术界同在商业和政治领域一样——私人关系是十分必要和有用的。”他从衣袋中掏出一个信封，又掏出铅笔，戴上眼镜。

“请把您在巴黎的地址留给我。”

“卡斯蒂格里欧内大街，圣奥诺瑞饭店。”柯雷格看着教授把他的姓名和地址写在一个公用信封的背面。

“我再考虑一下，哪些人对您会有帮助。明天动身之前，我寄给您一个名单。您预计什么时候到希腊？”

“两星期之内。我想……”

“劳驾，”有人讲了句法语，“我的表好象停了。您能告诉我现在几点钟了吗？”那个穿黑雨衣的人不知何时出现在教授身后。

萨斯曼吃了一惊，很快又恢复了镇静。

柯雷格正在对这一突然袭击感到惊异时，萨斯曼却从口袋里取出一只笨重的银怀表，看了一眼，然后抬头望着那身后的人，他以一副客气的笑脸注视着教授。

“六点二十二分。”

“谢谢，”那人戴上帽子，转身走到大街上去了。

“我看见他不止一次地从桌边站起来，”柯雷格诧异地说。那个穿着湿透的风雨衣的人站在店门口向四处张望。他大概是在观测天气，或许是在等什么。他点燃一支烟，又走进店里。萨斯曼注视着圣日耳曼大街，沉默不语。

“看错人了？您又认了一遍。”

萨斯曼缓慢地说：“正相反。他就是海因里希·贝尔格。”

“您能肯定吗？”

“绝对没错儿。”

“但是，从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见到他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呀！”

“从我们在慕尼黑一同上大学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从

我们在慕尼黑附近的格伦瓦尔特镇一同降临人世到现在已经五十三年了。从我们还是小娃娃时就在一块儿玩。您没有注意他左边的眉毛吗？有一条疤痕。他一激动，这道疤痕就变得格外清楚。有一次，我们俩翻果园的围墙，他的眉梢儿被玻璃碴子刺伤，他自己把碎玻璃碴子弄了出来。是呵，那时我认为，我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国立过战功，我母亲又经常盛情款待我的小伙伴儿。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我同他在一起处得很好，跟他还是同岁。那时，他思考问题时，眼睛中就闪出一种特殊的光。我忘不了，他把我害得好苦。狡猾的蓝眼睛，神秘莫测、不露真相，看上去是那样善良、纯洁。是的，他变了。过去他很瘦，头发也比现在黄。但是，那双眼睛没有变，眉梢儿上的疤痕依旧在。我认得他，而问题在于，他是否觉察到我认出他了呢？”

“我相信，他并没有察觉已经被您认出来了。”

“那我应该再次感谢您。”

“为什么？”

“因为——您使我从打击中挣脱了出来。”萨斯曼微笑着低声说。“对，我相信自己应付得还不错。很显然，他企图逼我自己招认。”

柯雷格虽然感到有些不安，但这件事与他没有什么相干，而且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他那个陌生人的表情和话语中并没有觉察到什么潜在的威胁。“您能确认他就是海因里希·贝尔格吗？”

“绝对肯定。”

“是个该上特别法庭受审的战犯？”

“毫无疑问。”